



谁最喜欢浪费



文/汪金友
图/张叶



教育，请放软自己的身段

文/游宇明

忝列于老师的行列，最怕听到的是诸如某某同学因为学业与父母发生纠纷甚至刑事案件的消息，限于客观条件，我很难弄清事情背后的真相，但有一点，我觉得无法回避：中国式教育，有时太硬。

硬教育是用言语或行动直接表达教育者意图的教育，通常是表扬鼓励、批评处罚等等手段；软教育是暗示教育，即老师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间接告诉孩子：你应该如何为人处事。

不可否认，硬教育是教育体系

中重要的一环，它对孩子的人格成长和学业提升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孩子就像瓦坯，老师必须通过教育将其“形状”控制好，否则，这瓦坯可能成为废品。而要控制好瓦坯，必须有一定的规范。何况，青少年心智未健全，容易犯各种各样的错误，有时这错误还可能很严重，这种时候，老师施以硬教育，该批评批评，该惩罚惩罚，也能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

然而，光有硬教育，孩子跟老师心理上有时还是会产生隔阂，软

所学校做了个文学讲座，我发现这所学校的走廊上都栽满了绿色植物，问陪同的老师，才知道这是学校大力提倡的。鼓励孩子们在教室外走廊上种花草、蔬菜，至少有三种意义：一是生态教育，让学生珍爱大自然的一切；二是生命教育，使学生看到植物成长的不容易；三是劳动教育，令学生能够明白劳动创造世界。这“软教育”真是一举三得！

在我看来，软教育的意义永远不可估量。它和风细雨、润物无

正当大家都在热议浪费现象的时候，有人发现，各类学校教材使用的浪费情况十分惊人。现在每年大中小学的教材，零售数量超过29亿册，总计约260亿元人民币。《瞭望》新闻周刊的记者估算，如果全国教材循环使用1年，会节约资金高达200多亿元。

家里有学生的人可能都知道，如今教材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厚。过去小学语文、数学、英语几科，就是各一本教科书，而现在，除了教科书，还有一本乃至多本的习题册必须要订。

对于学校发的教材，没有哪个家长会讲价钱，要多少，就给多少。

不仅是教科书和习题册，还有很多的作业本和辅助教材，也按照老师的吩咐，统统给孩子买下。然后还要包上精美的书皮，用了一个学期和新的不一样。

没有人想过，这些教材还可以循环使用。比如，一年级的学生用过了，再给下个一年级。可能有些人不愿意给，也有些人不愿意用。不就几十块钱的事吗？你家孩子能用新的，我家孩子也能用新的。

换个角度，如果学校或者有关部门规定，用过的课本，只要还能够用，就必须要用。提供者有回报，使用者有优惠，情况又会如何？问题是，没有人想做这样的事，也没有人愿做这样的事。

谁最喜欢浪费？有人说是有钱者，有人说是摆阔者，还有人说是无知者。其实都不对。真正喜欢浪费的人，是从别人的浪费中自己获利的人。

生产和经营教材是有利润的。假如卖一本教材赚1元，那么卖出29亿册，就稳赚29亿元。而很多的教材，利润何止1元。按照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愿望，当然是卖出越多越好。今年卖了29亿册，明年最好要卖30亿册。所以，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教材的循环使用。当然，这些鼓捣教材的人，也不是孤军作战，他们和某些部门及某些主管，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

谁能够制止教材浪费？不是学生，不是老师，不是学校，是有权力决定教材如何发行并从中获利的人。只要他们从全国的大局出发，摒弃部门和个人利益，就一定能够想出一套科学有效的办法，让教材浪费的问题不再继续。

教育也就有了广阔的市场。

最近去某地一所学校，孩子出现品德或学业上的问题，老师当众指出来，自然也不能说不是善意，但如果选择委婉的方式，效果肯定更好。呵护孩子尊严，他们改起错来就会变得格外痛快。一个人“情商”高不高，其实不是谁比谁的感情丰富，而是情商高的人更愿意或更擅长用富有人情味的方式解决问题。

教育不是高高在上的裁判者，不是希腊神庙里的石头雕像，真正的老师应该兼具长者的理性和朋友的温婉。当教育愿意放软自己的身段，它才可能长久占据学生的心灵。